天順日錄

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政擅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不衰及景泰淊蕩無

度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不歡忻鼓舞及石亨張軏輩竊弄威權人

又失望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事亨遂

謂賢與有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

已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禎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上嘉御史敢言以爲　朝廷清政可卜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將賢等降除參政等官人以爲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亨輩之家大木俱折氷雹尤甚皆恐懼不安遂有此處置不然賢等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禎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有妄言今與有禎全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

翔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攙擾左右前
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
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為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無可
奈何及見賢忸怩有愧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盃酒接
殷勤之歡或有宣召仝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
疑惟恐毁其短久之見賢惟誠無偽方不介懷但數日
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

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羡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八九在朝文武之士昧者雖正以爲邪其趨媚親附者雖邪以爲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爲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天順改元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禎等三人衆論謂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固辭曰不可時賢爲吏部右侍郎亨即言於 上曰吏部尚書王翺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翺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翺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朝廷不可無老成人翺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僭此重任亨曰事已成矣爲之柰何賢懇求不

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某以翺不可釋左右亦贊其
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翺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
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之者非為公計為
朝廷慮也已而賢為石亨輩嫉而黜為福建參政
上召翺曰李某非其罪不可釋去翺曰既不去福建令
往南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為吏部左侍郎翺不
得已從之翺之欲賢遠去者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
使離此庶免其害耳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
悅徐有貞以迎立有功命入閣與議國事賢亦為衆論
所推入閣與有貞仝事 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

自念遭逢之難助有禎祺盡底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
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
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
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
附巳及論薦文武士有狗私者賢等持公道以沮之祥
亦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
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其名初甚慚懼已而盛怒欲
罪之 上不許乃巳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忽然訴
御史不實意有[illegible]與賢[illegible][illegible]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

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冒陞賞意甚不
平每訐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我
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禎與賢于獄是日
晩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
之宅水深尺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
振作兵威虜復入寇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于
亨亦謂有禎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
莫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發內帑銀
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禎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禎怫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爲可臣常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爲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于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 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禎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禎退而不樂賢曰先生悞矣 朝廷欲出内帑濟饑民而我輩支沮之萬一迫而爲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事出于已古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于已也後

上亦覺有禎之非嘗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禎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任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沮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在推問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仝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爲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而歸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賄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

戚風士大夫不知廉恥節義爲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
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止
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賄于權貴之門者
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
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士林
重之未幾九疇自陜來遂拜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
切深愜輿論
天順初　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徇葬賢因奏曰汪妃
雖立爲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
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

以爲弟婦身分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既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
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
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
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初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
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連年
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
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
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

足爲責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賚賞賜以與之賢曰

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 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

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

馬政往見孛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爲梗

得孛來保送使臣而回

賢自再入閣一言一動必待宣召方趨侍不然只在閣

內整理文書或進講十日不召亦不往

上久而覺之旦厭召亨輩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

或無事亦報入見一日 上止召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

每日當來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令左順門閽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擅進　上意謂賢嘗來賢亦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　上意漸加向從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為可者即用之不應者即不行但賢惟以正對　上亦漸覺

二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　陛下舉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

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九十兄弟五人長陸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爲其次兄求陞者一日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爲慰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日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今若聞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者與政否賢對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爲人謗謹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

禮部請　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

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曰讀書經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

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
筆法任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
不佳賢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
善　上曰然及定擬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明哲如此
四月中　上召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
很擺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
人紛然變更以此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爲朕
舉進才能將材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

甘肅六處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得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即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復以太僕卿程信為

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
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
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
上爲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召賢謂曰爲侯者不知自
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爲辭求之良久竟從
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

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
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
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
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
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禮部郎中李和託一擇子囑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然
不平　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　上悟其意復

問吏部尚書王翺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
吏部發王　旨陞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
兵部尚書陳汝言坐贓下獄忠國公石亨因齋宿來予
朝房內議當此任者難其人賢曰以在朝言之惟都御
史兩人中擇一人焉又問誰可賢謂馬昂行事平易亨
尚猶豫復會尚書王翺議翺薦工部尚書趙榮賢以爲
不可翺意順其所厚又以昂是鄉里避嫌賢甚不然云
此議對越天地鬼神務出至公翺與亨謝而從之一日
上召賢問此任誰可賢以昂對

上以爲然賢請敕廷臣共舉堪任者若高于昂當用之
不然方用昂洎僉議亦以昂遂除兵部尚書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賢
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于靜中召
賢嘆曰爲之柰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說賢
對曰若常如此可矣　上曰但依則悅不從便拂然見
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之賢曰
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自以爲不可庶幾

漸能革之 上曰然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忘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敕軍衛有司供給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閽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

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母

姐婢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

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吾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羣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美事既而又

有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僧

徒多濫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數萬

上召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陛下明見我

是宜禁止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

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爾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洽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煩予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蓋為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果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 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行人賣勑

書來帛迭甚屢與賢接見之際即謂 朝廷厚意如此
當赴闕謝 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矣賢即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
輔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
賢曰若見畢可召至 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與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

異以爲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召賢曰明日可引至　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文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授官職切不對

賢促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

加虛怯以此不能出仕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聞

犬吠亦驚爲調治病軀不[illegible][illegible]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

情爲當道論薦家　皇上尊意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

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

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發作二日洎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發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之人寧

不堪供職　上曰官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曰
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官僚爲重
上曰官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必所辭終不敢應於是
賞文幣四表裏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
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劉書大意以伊傅之禮
物之却以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終禮與之意今必
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
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

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以各
朝廷至意閏日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授職若
授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俟秋亦欲歸亦不固留以俸
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諭以此意亦不受賢初
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
爲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
不然之賢每爲之解云待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
乞哀之徒歛於利祿官達者覩此自覺羞愧孟子所
謂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舉庶幾能之
賢偶因右脚指下爲手所傷復入湯氣遂至發腫五月

二十九日早不能趨朝
上即問之左右以疾對即遣太監張富齎羊酒來視疾
六月一日復遣富同太監安寧齎銀伍十兩來視又命
太醫劉禮調治四日復遣太監牛玉領禮來視六日再
遣玉來每來必以政事數十條參定七日趨朝入謝
上甚悦且云先生尚宜將息不可多行動也
處士吳與弼不肯受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覆留京兩
月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訴衷曲乞回賢謂若肯就職
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晩天凉講學凡有輔導進學
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或因其留可以閒

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
比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
或忘况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幾之下
令與弼從新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
是倒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賢輩
早晚亦得請教以治身心以贊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
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賢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此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
尚得賜與爲善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勑書令有司供月粮米以贍終身賢即拜賀云此舉實
帝王盛德之事曠世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
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
上留心政務漸覺招權納賂在左右者之非厭其所爲
不能驅遣嘗於靜中屏其人告賢曰爲之柰何賢謂人
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覺彼之勢自消惟此爲良法

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爲然且曰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
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决者即批出有可議
送去先生處參决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
陛下再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
上深以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
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
如此賢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
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决訖復具服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

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關大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
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
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處每日一朝有
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三日一朝令左右乃曰何乃自勞
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
天敬祖宗孝 母后親覽政務則脩德勤政之事備矣
臣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
道而為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
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在南京天順改元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覃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日
上召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可求左
右亟欲成之
上復召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若　朝廷念其舊戚自
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賂事發特宥其罪封
爵竟亦不行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
廣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
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為樂土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聚時聽其不願最善若後願去者仍從之賢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出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之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容言于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賢曰錦衣衛官校是也一出于外如狼如虎貪財無厭寧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甚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即以部下親戰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參將曹廣兵部以為不可
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柰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妥雖行亦止　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勛臣代之否賢曰果有故亦須

位　祖訓以爲不可
上曰今後嘗自行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
爲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將曙而回庶免晚
間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大
上一日言宦官蔣晃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
位時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
之方止及立　東宮曰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
妃乃止一日命晃遜宮入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屢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屢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遂絕之實
由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三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許
其出彼意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至州縣不能獲一禽
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為
獵所獲者遣人領進
上果令人密訪某州若干某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
各杖而黜之
冬十一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

失賢目極言下情之弊時往往差錦衣衛官校出外提
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狼虎所過無厭必飽其欲而後
已動以金銀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畧述此情
上初不許且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多左右
貴近所囑因而譛毀謂賢多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聽之從而見踈賢初亦覺之不知所由巳而左右傳
說如此賢謂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
忍隱蔽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賢
待之如前葢　聖鑒孔昭也
時小人欲求倖進者多不能得謂賢沮之莫不怨恨乘

隙排誘特刑部尚書缺人已取山東布政陸瑜即乘此
駕說瑜用賄賂求而得之朝士紛然以為瑜至必不用
又謂石總兵已達於　上謂賢必然見害及瑜至
上召賢譏之仍以瑜為尚書群小愕然衆毀方息
上初雖聽譖怒言錦衣之弊復審察之皆得其實太[illegible]
過於賢所言者召其指摘者戒之曰自後差人敢有似前
者必重罪不宥由是收斂不敢縱意求索人或為賢危
之曰先生招怨如此奈何賢曰若除此一弊怨亦不辭
先是安遠侯柳溥在涼州任虜寇搶掠不敢出兵監察
御史劉濬奏其畏怯以致折損官軍

上怒其所言且曰與賊對敵安能不捐使將校聞此言豈不解體欲置之罪賢對曰御史是耳目官所見當言用其是舍其非不宜見譴
上乃止終不以爲然後因錦衣之怒謂賢譴向秀才且曰如某御史多言便以爲當說濤後代還竟下獄尋亦悔悟輕其罰降職外補而已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既至
上召賢曰溥爲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雖涼之人既被虜寇搶掠
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況無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非溥慙懼而退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群臣於 奉天殿
上顧謂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
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
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正旦亦或
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景泰不豫文武群臣不過候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欲圖

富貴者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駕爲功殺王文于謙等幷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軏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群陰圍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奪市息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

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
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
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
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
太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究抑從此伸氣
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
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慎且在京武官
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
變動內外相應其禍何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
及今辯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

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
社稷綿遠端兆於此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　聖慮即
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
仇告害由是肅然不犯　上召賢謂曰黜陟之典亦當
舉行賢曰此　祖宗舊制即　勑吏部都察院退不職
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貫銓
等十人賜以衣服褚幣禮部進宴
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翱及予三人侍宴以勵其衆

輿論愜然乃於其中召布政蕭暄為禮部尚書貴銓為
副都御史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以其名重欲任以戶
部尚書上問賢以為何如賢對曰聞其名則可未見其
人及銓至京命賢觀之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副都
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亦以為然不意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不可再舉賢以為實然一日
上召賢謂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
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

遂召為戶部尚書士林咸以為宜
内府庫官奏今歲用計之不敷年而盡於是　勅戶部
議欲以蘇松嘉歲折粮銀折金五萬兩
上召賢謂曰國家錢粮出在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
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　聖慮因諭雲南各處土
人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後不足
再議而行
會昌侯孫繼宗因昌報迎駕功陞官者俱有首其子弟
家人昌報者亦二十餘人具奏辭免
上召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盡當

華去但念國戚於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冐陞者庶全
恩義　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　大后必盡革去雖侯
爵未可保也賢對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之心
幸甚　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允當卒從之
上天資英武益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親覽或有毫
末差失便能察見凡有發下裁斷賢等一一出至公
上知其無私委任益隆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召問其
可否或遣中官來問務得其當然後行是以政事無大
差失法度振舉人心聳懼平昔縱放者莫不收斂其中
官惟一二耆舊特加重焉其餘縱一二恃寵眷至厚一思

有犯即置于法略不假借用是不敢肆然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
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亨方安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
皆快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粮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
得旨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一日出入門下者
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群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

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
初石彪事發言官審奏明白大班劾之即有漏泄於彪
者　上召賢曰群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
旨意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
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
下聞之亦皆歛息夤緣之弊遂止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宜執法
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
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

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
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群臣誰不願請
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
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
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
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 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群
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擾攘雖欲陞賞以誰為

功老臣者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出之事致干天象
而群小之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
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
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

天順初以迎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
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貨寶先投者先得美
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
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

賄賂之門從開而已初時有劾要職事一缺謀之者或
競聚趨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一人蓋用
人之柄在上權貴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向日奔
競之風一變而為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顧上之
人力行何如耳天下氣候關於　朝廷驗之果然景泰
時不孝於親不敬其兄不睦其室而　朝廷之上怨恨
憂鬱之氣充滿是以六七年間水旱災傷遍天下天變
於上氣乖於下一年甚一年自天順初
上復位之後敬天尊祖孝親睦族宮室之中有恩以相
愛有禮以相接歲時調和年穀豐海內之民無飢寒流離

之苦由是觀之　朝廷之氣和天下亦和朝廷之氣乖天下亦乖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賢之言信不誣也

耿九疇軒輗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耿爲都御史軒爲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於人洎供職未有建明耿欲糾石亨之罪反爲所排出爲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知其爲人清正但爲亨輩所嫉一日從容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召用意賢嘗薦彼時臺憲太平無事彼石亨所排而黜之人皆惜

朝政之失幸而召用以見　朝廷屠亨之非所係不小
未幾因禮部欽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
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初軒輗在刑部數月因疾
作懇乞致仕還家後每念輗之為人亦不易得賢曰二
人素行海内共知一日南京總督粮儲欽人理之論及
往日能理此事者莫如輗遂召為左都御史委任之未
幾九疇卒
上嗟悼良久曰可惜此老欲其優閑而遽亡邪尋以左
都御史蕭維禎為南京刑部尚書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尼

結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
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
辨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仇害人涉虗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辨
其枉者可也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田畜渰沒時
上意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一日因召問畢從容言
曰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曾見此百姓不能
存活　上曰爲之奈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安得蘇息
上曰何如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被災稅糧草

上曰固可但詔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　旨意與戶部
行於天下賢曰如此尤善於是令被災州縣申報巡撫
巡按官災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已而
天下奏水災者無虛日通政司奏對無日不有
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然人或以賢多言取怨
賢嘆曰居此尚不敢言更誰言邪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
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殺考官　朝廷不從乃
已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俱怒考官有獻其說者
謂賢有弟讓不中亦怒考官一舉子遂奏考官校文顛

國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謨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群議方息不然欲訴考官者尤衆賢謂此舉子曰若爾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爾學力未至非命也若爾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爲士乎初亦有朝臣子弟不中者皆助此舉子及見此事發赧然而愧矣

四年秋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炮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此虜竊廷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賢見人民驚走如此乃言於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荊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 上方欲命總兵者議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師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

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所獲見我兵不動去而復來逮復勑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恐　上意初不欲雖勉強而從終不悅後見此虜復來始以為然人亦謂賢多言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如此於此等利害國家安危係焉不言可乎縱得罪貶遠不可顧也

四年秋　上召賢與王翱於武英殿曰今兵部工部缺侍郎卿等可擇人用之賢謂副都御史白圭可為兵部侍郎其湖廣巡撫亦暫設耳　上以為然翱曰南京戶部侍郎馬諒服制將終可轉工部　上亦以為然諒至

適戶部亦缺人因 上召蹇夏議以爲擢正缺而他轉班序反出其下莫若就命以戶部 上以爲然命下與論亦愜翕亦曰如此處置甚安諒自南京府尹陞此職錢穀之事久經心矣賢非一時自定蓋亦素聞衆論耳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於推算不行救護 上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於推算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警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

敵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　聖意存若如此罪可誅也

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爲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況尚書王翺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與翺訪其人得巡撫南直隸副都御史崔恭明日早於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爲得人以山東布政劉孜代巡撫因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禎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太罪只是

石亨張軏曹吉祥害之守免後世譏論可令原籍為民賢與
翺曰 聖恩所施最當即傳旨下之户部
天順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卒
上召賢曰大理寺是審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允至
為緊要今雖有寺丞二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
辨須得職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與吏部尚書王
翺議 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
明日見于文華殿 上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翺以賓對
遂用之
五年二月因錦衣衞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奠壏事涉

虐　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顧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為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辨理賢曰若　肯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辨理不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一日　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陛下明見如此斯民甚幸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illegible]府庫錢粮所入者少所出者多柰何且軍官[illegible]俸糧十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

食今一衛官有二千余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鈔何如賢曰須與
户部議　一日　上召賢曰同吏户兵尚書議此事
比曰爾户部奏來朝廷復命會議不然不惟歸怨朝廷
亦歸怨爾數人矣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
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事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無事然使其
不覺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
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

書鐵券誓書以永存然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自天順四年以來天下米穀皆貴人民艱難至五年尤甚賢深憂之六月中因陝西涼州莊浪一帶虜寇侵犯圍困城堡日久不退又遣將官仇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莊浪合兵又被虜賊截路殺退虜益猖獗過河搶掠牛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乞大軍剿殺於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爲總兵

官京師出軍一萬五千河南山東調軍二萬賢因此事
與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王翱及馬昂四人言於
上曰今天下人民艱難况又起兵宜寬恤以蘇民困
上有難色不得已而允之太監牛玉亦開下情如此力
贊行之於是開寫十數條最善於民者悉皆停止
内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賄
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
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
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員官
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傳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瀆
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
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
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
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
入內爲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
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
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行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

復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攔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
人俱在東長安門于四鼓到朝房閙搶馬藉為亂以為出
征之軍及入房閙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奏等拿住予
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尋李學士予方恐即出
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
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托予手曰毋恐叱
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
駕復位今被逯杲譖毀又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爲
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
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

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于拉翱同行於門
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于令持刀者
同于尋尚書馬昂得翱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
東安門又令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于翱等復解之
忽有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于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
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于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
止開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于慮其脅從者不寧
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
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

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

自天順元年石亨竊弄威權恨御史楊瑄攻其家人侵占民田謂賢與徐有貞主使彼其誣害言官方欲劾其不法亨先知之即言御史聽有貞主使排陷大臣遂將都御史耿九疇等置于獄十三道掌道御史盡置于法從此言路閉塞近侍風憲無一人敢言者由是權奸得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賢因言于

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有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道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奬之賞勞之陞用以勸其言然後臣下始肯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闕失朝政之闕失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邪皆是有益于國家之事于已無益也不但無益于已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帝明王有見于此故惓惓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已務欲塞之以肆其非爲莫敢誰何卒以覆宗絕嗣而不悟也

上曰此事若祥石亨張軏楊善實發之今宜逮問可於諸

嘗內列之賢曰此
宗社之福蒼生之幸也於是言路方開
都御史慝深被賊害之
上顧賢曰此職非輕須得其人賢曰宜命六部共舉旣
而衆三人以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居首
上命賢用一人賢以居首者對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復
詢六部皆曰但以其曾居此職遂謂老成不知其所爲
如此誠不可　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雖少荅止
老成又典刑名可當此任臣所見如此須從衆論

上召王翶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八月十六日

上勅吏部曰學士李賢爲賊所傷乃能力疾奉事忠勤可嘉特加太子少保如勑奉行賢即具本辭免

上曰官以酬勞朝廷自有公論卿宜承命所辭不允明日　上召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臣辭免今再進本

上曰先生勞心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不得已受之客來必曰僉謂先生受此職視前任者士望尤未滿也予曰朝廷名器不可多用徒多惠羨秩下

思所幹之事稱否君能盡職務雖不兼官亦有光不然
雖兼十官亦非榮祇取士林之譏誚也且景泰間任其
自擇好官兼之累至五官太子太保一陞十員名爵之
濫至于如此不三數年舉之一空能免誅謫以禮去官
者兩三人耳韓子所謂必有天殃者也士大夫宜以此
為戒不可貪一時之榮而忘遠慮也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
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嘗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
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

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拜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
朝廟行拜禮入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
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再自

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鍾鼓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閒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

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正好玩味況聖資

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諭帝王脩身齊

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

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

秦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賢曰松潘羌民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剿殺然三司官統兵頡頏難以成功須得

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曰此慮極是閒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

總兵撫鎮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躭悮未便上曰然此等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賢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曰實然者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暖耳稍用双目即熱賢曰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盖由體被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若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上顧問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

鄭老矣時鄭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鄭壽最高尚有十年 上書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鄭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在非己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將[illegible]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殲賊成

誠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健實曰二人才
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
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乎請兵出在外可暫不可
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
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
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
愈加逃竄糧草極缺大軍亦難駐劄况今年不曾耕種
明年益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使民得

秉閑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誤事此時莫若令該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員提督被虜城堡軍馬庶爲名當 上以爲疑意謂虜寇復來又用調兵乃命總兵兵部尚書來閣下會議卒從予言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靜鞭罷

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瑁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illegible]書選妃事

上下金臺即召賢曰石瑁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逐賢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鏊可以代之賢曰張鏊老成人此
職亦宜賢即報琄疏乞致仕琄速上陳
上見琄疏意却不忍曰琄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
退　命太監牛玉勑吏部尚書王翶與賢議賢等言
琄一寔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鏊可不動也
上復令王傳旨鏊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
會粮儲已而　命下士論重琄之求退美鏊之當陞若
非先報琄亦不知　上意不悅必不求退　上怒未可
測及上疏求退而　上意遂解士林且以琄能見機而作

無貪位慕祿之心聲價倍增於前日蓋亦不屑之事也
學者於聖賢之道貴乎知而能行今之士誰不讀書講
明之功或有之身體力行百無一二要之講明者亦粗
通文義未能真知其理望其能行難矣哉
宋朝理學最優於前代者蓋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倡起
於是天下士大夫皆知為務觀其於諸先正書問往來論
辯不已若渠不留心於此今則借為出身之階一得
仕後置之度外更不相關但任其天資而行之於聖賢
立身行己法度茫不在意視理學不知為何物也可勝
嘆哉嘗怪前元儒雅之士朝野甚多以為時運如此

及觀取士之法用賦乃知所謂博雅者上之使然也今則舉之盡抑詞章之習專欲明經致用意固善矣竊謂作賦非博雅不能而經義策論拘於正意雖不博雅可也誠於二場中仍添一賦不十數年士不博雅者吾未之信也

吳草廬得弟子如虞伯生而不能傳其道其究安在非草廬不悉其傳也意伯生初遊其門已無求道之志不過欲正其文詞而已不然以伯生之質果能刮去詞章之習一力從事道學豈不得哉顧乃躭於詞章觀其作詩不下萬餘首豈不及於道學也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蓋其
天資美處其嘗欲從遊以官轍弗果斯人躓于處世直
道見黜已就閑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遑問學然天資甚美受氣完
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不泛爲户
曹爲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
盡職久妨賢路有 旨回奏衆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
璡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
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

切是今之士大夫聞夜旦用求討軌詩數月延緩衰感之情甚略

當遺者宜用人之長今有以謀略薦者見其人以勢位臨之略而不接曰予既知之矣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予謂如此爲國家計固疎矣其自爲計亦未爲得也何則古之宰相惟不自用而各盡人之才長已而事就成功宰相獨收其名向也所長之人不預焉唐之房杜是已今慮不及此必謂天下之人無[illegible]於己者嗚呼何見之晚也昔者周公之聖天下之士豈復有過之及之者觀其吐哺握髮之心蓋周公未嘗自以

爲能必謂天下之士高于己者多矣今無周公之聖而謂天下之士無踰于己者可發一歎

今之士大夫不求做好人只求做好官風俗如此蓋以當道者使然也何則有一人焉平日位未顯時士林鄙之一旦乞求得好官人皆以爲榮向之鄙之者今則敬之愛之矣欲人之不求做好官難矣有一人焉位未顯時士林重之介然自守恥于干人好官未必得也若所鄙之人一旦得好官人反重之而向之重者今反輕之欲人之求做好人難矣今欲回此風俗在當道者留意若不由公論而得好官者不變前日之所鄙不得好官而

為好人者不變前日之所庶乎其可也

同年鄒來學由戸部郎中通政司參議不以為美謂此官何足榮予謂誤矣且一無才何敢當此若才有餘而位不足公論以為虧此早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論以為非此非好消息遂悔謝自後歷顯職而愈覺斯言有驗也惜乎今之士慮不及此惟恐位之不高於才也

士在學時坐誦書史有志聖賢之道者甚衆且曰窮經將以致用異日臨政當如此設施做事業當如此立身行已一旦出身而授之以職惑亂於利害隨時上下任

其天資而行之無復留心於向日所窮之經不知為何物也　戶部尚書夏元吉有德量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韈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韈甚急左右請罪咲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則無故加棰若此平生纔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污吏驚懼即內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污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污精微文書懷中出之

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浼冠

謝大抵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然且政在臺閣委用三楊非太后不能正統初有詔凡事白于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決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由是終太后之世然後專初宣廟崩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去革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無虛歲或者天使

民多艱而不欲其安樂也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爲之不振朝廷以通政使顧佐爲都御史罷劉觀遂黜貪汚[illegible]吏彈劾不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illegible]聞其手柔藩臬郡邑莫不起敬當時惟佐正色立[illegible][illegible]貞貴戚俱憚之陜西布政周景貪汚無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爲

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意後又沮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賜 勑褒嘉優禮而去其實因爲[illegible][illegible]而擯排之也後疾愈亦不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繼居

其位者皆莫及也
都御史陳智性偏急躁暴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碗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其掌者一日堂上靜坐因岸幘取錯剔指甲失墜于地怒其錯不得已而啓坐自拾錯觸地磚數次若懲其錯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還履有声者即撻之或諫以暴怒爲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竟忘其戒取木方以擊之怒性既消觀其所戒悔之帯及也

禮部尚書胡濙量亦寬君子觸其怒者則不可允也
石首楊先生在獄中十餘年家人供食歲久數絕糧不
能繼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
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
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于獄中之功蓋天將降
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而玉成之如此爲人謙恭
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爲首選胡儼典文衡
批其所刻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

地又曰他日立玉階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
效孫弘之阿曲入以胡儼爲知人後胡儼歷官祭酒先
生已在禁垣既而儼以病免
仁宣以來先生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自任而
不辭士論兩高之
儼爲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敬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執
弟子禮益恭儼遂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
高廟看書議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
語等書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講夷狄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辯曰夷狄禽獸也無仁義禮智之道孔子之意蓋謂中國雖無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者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豈不謬哉又講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辯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爲專治而欲精之爲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辯曰自古聖君莫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尚有臯陶爲士師明五刑若當時無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廣居民相參安得無訟孔子之意蓋謂聽人之訟我無異於

人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至枉道既斷之後更無究者宋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也豈不謬哉如此辨者甚多漢唐以來人君能事詩書如此留意者亦不多見由其天資高邁所以不襲故常能將許多見識來說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卒平之為郡邑仁廟居東宮時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

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

文廟遂惑讒間骨肉繇由此二諫得罪洎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叛悉如繇言

正統間考功李茂弘先生嘗言可憂謂君臣之情不通

經筵進講文具而已不過粉飾太平氣象未必可久官

滿年六十有五即抗章致仕于今果驗益智着嘗見于

未然茂弘有焉爲人恬淡少許可與人不苟合疾惡之

心勝故未至卿佐區區私加敬焉爲序以贈其去至今

不忘也

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鉅

討銀送王振遞陞左布政抵任十討營所贊驗戶斂之貧乏之不堪者甚爲所逼於是鄧茂七聚衆爲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此

自振專權上干天象災異疊見振略不警畏凶狠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陜西二處山崩壓折人家數十户一處山移有声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改徃東流於海渰没人家千餘户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大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

是夜大雨明日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
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寇乘機大舉犯邊声
息甚急日報數十次已巳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太
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罷使
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
予與驗封郎中趙敏謂虜勢倡獗
駕不可出白于冢宰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皆
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虎臺扎營方
一鼓即虛驚衆以為不祥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

來又二日至宣府邀日非風則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
隨　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略陣明日當過
雞鳴山衆皆危懼無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怒與三
五御史約詣令　天子躬率六軍張氣無不切齒於振
若用一武士之力捽而碎其首於　駕前數其奸權誤
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詣大同而　駕可回也欲謀于英
國公不得間竟行人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
秋禾稼徧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僵死滿路寇亦開避
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曰缺大同中官郭敬密言
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

滿營人畜驚懼益甚又連日雷雨滿營過宣府寇追至
明日於土木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
勇無謀冒入鷂兒嶺胡寇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
盡遂駐蹕土木明日巳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
三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
無泉寇見不行退圍速傳令擡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
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無一人與鬬俱解甲去衣以待
死或奔營中積疊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於殺二
十餘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
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滿載而還自古胡人得中國

利未有盛於此葢酋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况
秉與為其所獲豈偶然哉
英國公張輔為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群臣上
宣廟時漢府家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白於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於撲滅
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
寵賚無虛日正統時亦不衰安享福禄榮名二十餘年天
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自餘勛戚文武貴臣莫敢與並而
抗禮者洎振專權視勛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輔而不

驕慢仍戒子姪致敬於輔之昆弟輔既衰老亦屈節於
振以避禍竟殁於土木之難以衣衾産焉輔爲人寡言笑
膂力過人重章縫之士爲本朝武臣之冠

老泉論漢高帝命平勃斬噲一事謂帝不以一女子斬
天下功臣但欲除呂氏之黨亦未必然戚夫人寵冠後宮
又生子如意豈尋常比邪雖以呂氏結髮之妻亦由此
見疎以太子正名東宮尚欲易之夫帝之寵愛戚氏如
意如兕之乳子犯之者立見噬齧今乃聞噲黨於呂氏
欲俟其宴駕盡誅戚氏如意之屬宜乎發怒而立欲斬
噲當時若聞呂氏太子有此謀恐亦不能保也况樊

嗟乎帝崩戚氏母子竟遭呂氏之毒吾知高帝之目不能瞑于地下矣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權臣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也先等大舉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棄城走者權臣挾　天子親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始懼旋師至土木會兵將無鬭志人馬飢困虜衆來襲前鋒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　乘輿羈于虜庭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惶不寧賴今　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爲

太皇上人心始安然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有自虜營脫回者方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譎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疪食君之祿者於心安乎此爲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黠慧者田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脫衣甲而走荅曰太平日久將卒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因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

為禍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入寇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今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欄子上留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入寇過的山嶺邊下錐欄來者無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銃止用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錐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闊著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決若箭頭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即死今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

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著皮就死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焉來衝擊着做大樣兩頭銃裝鐵彈子數箇擦上毒藥排於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胃試驗三百步之外者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房人曰如何無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用房人聞此言贊云鍛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留我使臣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為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

防知何者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
二三也無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
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
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
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廝到中國
爲奸爲盜懼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
別處中國留他何用若減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
官人寄書一封看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

害着吳良將了進與　朝廷後某人怕　朝廷疑懼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是吳良說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吞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止與一疋以此爭鬪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何得知譬如兩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哄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回人所為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

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説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説壞曰見説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為北方大將時掌領軍馬却聽小人言語忘了

天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脱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膽高声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先笑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

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
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説將這使臣留下再差
人去問來還着這　皇帝放欵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
也先曰當初問他要大臣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
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説[illegible]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將財物來後人言官人愛錢
了若空手迎去見得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
等好男子我監修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
哭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與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大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
也先顧笑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明
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啓也先率衆
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至野狐嶺痛
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
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自西回與射獲一

獰來饜受而去　偶入關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親見臣入大
內然後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遏向非使臣盡忠義之氣發
于言詞應對不窮有以竦動觀聽陰折兇悪而關其向
善之心則彼未必不猶豫遲留以索利於再四安得一
旦慨然首肯無疑以回
乘輿於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陷入者迎之
不得祇見其辱耳豈夫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古今人所見亦有略同者予嘗疑天以為有極不知極

外又是如何以為無極凡物豈有無盡之理會貸疑於
薛瑄先生以為不必疑也但曰聖賢云其大無外其小
無內予又謂彼以理之無形者言此以氣之有形者言雖
仍以為不必疑及見朱子語略云其六七歲已憂此事
至今未見如何可見其疑終不釋也且天一日運轉一
遭豈有無邊際俱轉之理必有限也既曰有限不知限
外又是何物雖再有百千萬億箇天也無了期誠不可
知而可疑也乎嘗又疑繫辭言隨之四德時孔子未生
而孔子又言為乾之四德可疑又嘗見漢儒上疏每引
易語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易經中無

此語可疑又嘗見左氏言繇辭者歷甲子有爻字之義不能辭及看劉元城語錄乃見前輩亦嘗致疑留意於此於四德知非孔子語於正其本數句知爲古大傳之言於爻字之義推之甚明白由此觀之學者讀書不可草草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仁廟怒命力士打數十瓜不死泊宣廟即位察其忠復召入翰林拜學士自後不聞直言矣正統時爲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材遂盛于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

有病者委曹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搆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顧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錦衣指揮馬順正統初欲作威被御史訟之洎王振擅權順乃媚附之振以爲爪牙翰林侍講劉球進言權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願爲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拷令招球畫此謀當朝捽去支解其躰由是人盜惮順自府部臺憲而下莫敢誰何聽其指揮奔競之徒請託者滿門賄賂苞苴殆無虛日振盜竊變之洎振土木之敗衆情切齒劾

其擅權誤國狀順猶回護當闕揚言衆怒不可遏直言
犇之亂毆至死人情始舒順軀肥碁其尸於長安門外
恨者猶毆之不釋衆欲沒其産爲中官沮之可爲附權
者之戒

刑部尚書魏源爲人倜儻豪邁不群嘗爲河南布政臨
事直前當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議之在刑部不刻
其待僚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
事相合即嬉唉與語若未嘗怒者僚屬以此敬之但爲
御史時被同出巡者搜得私物收繫于京後數十年其
人以別罪謫戍人以罪解部猶報怨決而辱之清議以

此少之然亦名材大夫之流也
植物亦有知覺試觀有攀者必附物而纏繞之物有遠近則捨遠而就近物或遠者必紆長而附之若有見焉然則人豈有無知覺邪人物各有所能而不能相通但人為最靈其所能者非物之能比然物之所能者人亦不能為如蜘蛛吐絲結網人豈能為其為網也布置不差今日拂去明日又成其速如此且以兩樹並列枝幹參差亦能高牽于兩樹梢端結網于中間其亦可怪也以此推之物皆有能山川之生俱有理乎嘗遍歷蜀川登高而望萬山雜亂誠不可辨若沿川而行亦如樹之枝

綜然各有條理以此溪澗之水未嘗有壅阻而不流者
且岷江自岷而出以至于海數千里之遠若非山川自
有條理豈能通達大禹疏鑿不過因其自然之勢而去
其兩傍石之阻者予嘗經過三峽見兩山壁立萬仞而
中則通焉此造化之妙有非人力所能也且衆水之流
俱來附合初無蔽障而不附者此見得有理存焉
讀書有三到眼到口到心到大抵以心到爲要心苟到
矣眼口未有不到者若眼口到而心不到所謂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也予每嘗讀書心忽思
念他事眼雖看書口雖念書只茫然過去却收心復看

如永嘗見者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即
此可驗
過則相規善則相勉惟朋友能然今之交友盡此道者
絕少士君所以卑陋也且人之不幸莫大乎不聞過君
如子路聞過而喜人猶肯告君惡聞者如諱病忌醫誰
肯告而况在高位者乎
都御史洪恩福建人中省元會元為文選主事辭席新
奇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尋使山東左布政歷轉都臺
未會至京中官不識其人洎任浙江考察官員被黜者
妄訴之且加誘毆

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今致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爲人既去方惜之眞儒雅君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者迂然者以此見笑於譎智云

刑部尚書王質始由教官薦授御史歷陞參政布政侍郎俱纔一考或未及者在蜀以廉稱出巡惟蔬食而已蜀人呼爲王青菜在山東有惠及民召拜地官輿論惜然及遷刑部僚屬不樂言行或少變於前未幾以失囚左遷其學甚博爲文或滯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吏部尚書魏驥浙人初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材諸

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潛行往視之見讀書者供酒
一甌而反至三更將盡必親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
一碗且嘉其勤如此者亦不頻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
激後出其門者顯宦甚盛爲考功員外郎有聲遷太常
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太宰薦尚斯文性好吟詠矍然
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爲先生贄見惟帕一方
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王林嘉之
陳鎰爲人忠厚端謹爲都御史鎮陝西民賴以安者十
餘年見其笑聲鬢髮呼爲鬍子翁鎰每還朝必遮道送之
不能捨及赴鎮必歡忻鼓舞迎之數程或久旱至必得

兩飢必賑濟民盃戴之但其心仁恕派爲私恩同列少之亦不與較居臺端而激揚之志緩不失爲長者以疾致仕識者韙之

學者先要去一矜字能去者百無二三大抵天資美者自然謙下不自誇大不然縱有不矜者靜觀接談者心言已所行事如何往往言其所行之美事而過惡之事則不肯言與古之君子喜聞人過則稱己者異矣

物我無間之心學者誠不能存亦嘗射驗自己每有人買物之多者則喜或有勝者則怒是知有己而不有人也雖欲勉強平心云不與勝人未嘗無其多心

等克己工夫誠必若更不勇力行之望入聖賢之域難
矣嘗於靜時驗自己所思偏要思在富貴利達上去
情意樂然有時覺得所思是人欲轉思向道德上去終
是勉強以此覺得遏人欲存天理之功甚難且所思不
正便能知之即奮然欲止之只在心上驅遣不去念引
正道思之亦不能奪以此覺得素無存養之功大抵中
人以下之資皆如是也
昔之豪傑之士所見未嘗不同諸葛武侯曰臣鞠躬盡
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范
文正公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

雖聖賢不能必韓魏公曰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或李忠定公曰吾知事君之道不可則全進退之節禍患非所恤也由是觀之則四公之心合而爲一者也柰何今之事君者惟顧利害事有當爲者稍涉于害即止而不爲自以爲得計或有不宜爲者有利存焉則勇於必爲由無四公之見故也嗟夫若四公者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也

覇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廢水田數十年守相繼者莫能疏需而至守言及此憚于動衆

需傳相走曰養得人若干三日可畢守怪以爲妄需乃
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尺數爭効其力三日遂畢
守往視之大驚以爲有神助洎守覇見其民游食者多
每里置一簿列其户每户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
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雞豚之數徧牓示之暇則下鄉
至其户簿驗之欽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墮者不
二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
以覲禮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畿內蝗作擒之有法吏
部侍郎魏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
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答之領牧者譖于宦官王振捕之

下獄搒箠幾至于死竟謫戍邊城人咸惜之而莫能救
也兵部尚書鄺埜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
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
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
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
為教職居閑因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
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
將遺誚于人又以書罵之埜一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
他迎書曉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
愈高召為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沒于土木上

林惜之清議無所貶云予榜狀元曹鼐爲人疏通俊爽納爲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沒後議大事多決於鼐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横亦曲加禮敬沒于土木之難

劉子欽江西人爲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縉在翰林會間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略不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棨明日廷對棨策辭最殆叅萬言遂爲狀元刋廿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頁也後子

欽終于教職名位竟不顯云

曹端爲教職留心窮理之學在霍庠造就士子務躬行實踐學子出門者亦循循雅飭遵其教不忍違後調蒲庠霍庠士子哀之不釋竟終于蒲一郡人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座下足着兩磚處皆穿静專之功多方岳重職不敢以屬禮待至其郡必敬謁之凡考校諸庠生必請端主其去取事畢而還父好善信佛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與父誦之所著四書詳說太極圖解詩文數十卷傳于世

襄城伯李隆字資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

以靜最識大躰富貴尊嚴擬于王者雅重斯文拔儒者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欵留之不辭無歸士林嘉之仰慕羊來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声妓爲自安計數年終於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都御史軒輗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粮時冬寒舟行忽落水即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不能出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却之只待舊衣乾後爲御史獨振氷蘗之声用嘗遣者薦爲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實在任富貴擬于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洎輗在任一

切供給皆罷之俸資之外一毫不取自著一青布袍無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午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以廉米時置買肉一斤口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減回故鄉者或故舊幹經會晤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自餘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筵或僚友相燕樂必至醉弄酒詈人士林以此少之及居堂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設席會諸僚獨不赴既以卓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為僻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

過中有激貪風差夫今之仕途守若此真鳥

○處士吳夔字與弼撫州人司業溥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不教人舉業弟子從遊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還鄉畢姻而未及至親迎後不行合巹之禮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京還家夔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四拜恐勞尊九行類此有來從學者不納贄見之禮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以所收者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于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

其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閩中盜起四方搔動聞撫之貧者亦欲乘機刼富家𠅘覺之既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粮於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詠物適興胷襟高邁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卜無不曉悉楊溥先生深重之兩薦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出人皆哭其迂曾見詠桃一詩云雲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爲人分巡至多造其宅

運使韓倚溫州人魁梧端重爲御史有聲獲妖盜有功酬以男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體一方仰賴閣省上下咸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于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矜而肆或施而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倚者自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後遷運使於河東清操甚著多所建明創立學宮得師儒擇其屬戶子弟之秀者教之繼登科第人材遂興天性至孝以母壽白在堂屢乞致仕衆以輭疾而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釋終于任所士林惜其位不滿德云

予任蜀中考官恒以此心對天地鬼神平心應物以盡

自此而物形莫遁姸醜自分亦必詢訪于前方能知此自謂黜退者廢棄不枉或其過惡未甚但量輕重來責懲戒俾之改過自新中間或有黜未盡者自分守失于寬況世無全才有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者奈何小人猶有不足者妄加是非大抵去人之爵不能無怨故也以此觀之當權無謗者甚難雖曰所行無愧于心而情不能無慍也弟以於彼秋毫無犯不但蜀中士民知之其山川鬼神莫不鑒臨向使稍涉于私何以自改及觀實行妄作之人飽載而還者又無是非之惱又不知其何如也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歷陞至此其爲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無異及臨戰陣必當先直衝敵陣皆披靡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往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略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己之勢聽人指揮略不較也不止於爲勇將而已威鎮邊夷西羌北虜莫不畏仰而嘉川之績亦有衛霍之名將抑其次也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郊名委曾口外振飭威聲大振凡軍務有司無不
畏服一出境邊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為前驅負
弩邊將亦敬憚之吳國公吳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
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總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
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遣怨相訟奔白其枉惜于位
止于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豪邁之士云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
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擒其匿或出其
不意善于招書胡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宣德以來胡
人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付貢道來貢往未嘗大舉入

寇或有擾邊者不過桑順之類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道取之洎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衛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得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略不爲急所存可知矣後至京師適虜勢猖獗之際人心搖惑疑忌以邊之舊將遂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鋒尋以疾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焉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爲給事

中奏對宋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𤫊立心忠恕有愛民之心士林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集未嘗厭斁恒以不若人爲恥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士大夫之難盖有蔦實君子之風人咸惜之

戶部侍郎焦宏初父爲萍鄉登嘗以出身不由科目爲恨一日與僚友宴樂邑之宦遊歸老者亦在論及出身高下其父大慙而歸謂其子宏輩曰汝兄弟當努力務學求科目出身爲汝父爭氣宏以此奮發遂登進士鄉人榮之宏爲御史出色見重于閣老薦副泉司遷方伯

江西人畏而愛之及任戶部聲名益著為人爽愷通和氣溢于接談之際尤篤厚于鄉人寬亦繼為御史宋子銳又中進士任兵部主事論吾郡今世門第閥閱無出其右也

先儒謂心有主則實外患不能入心有主則虛外邪不能入又謂有主于中謂實外邪不能入謂虛若以愚見有主則實外邪不能入有主則虛不可言外邪不能入且凡物安有虛而不能入者如人之身軀虛弱者邪氣便能侵入蓋有主則虛以虛明而言於物無不照耳若[illegible]謂心本虛明主敬而言方可說外邪不能入也

奏隸部寶帶中兵出身甚微稍為巡檢得異術能煑白金凡寶玉之器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宮內為之雖中官至狎者亦不可得造其處賞賚頗多已而罷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棋曰臣不會著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上意不樂居數月敕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

部優閑之實諫之也向使寇夏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盡諫之則君德可修天下可肥矣初
文廟命學士解縉評大臣十人如何縉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福自餘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且載縉傳
文貞本朝為巨擘例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一二數之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
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舉所知自以為不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肅傳以唐介攻己被譴再三申救後卒章用文貞以攻己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特甚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胡願菴叅中書述林存高尚志實不欲居筆章下耳
實其在粤猶時嘗遣大聲勢自尊宦其地者避之不較
其于詩文有作即刊既又未至好處以此傳世果何益哉
適自暴其陋而已
史痴過江詩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
脩輩與往期推是修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
宣聖遺像畢自爲贊繫於衣帶自縊于東廡下可謂從
容就死者矣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
于死者後縉爲楊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
死矣與寶大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者

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
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于魏徵若留于
仁宗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章疏不及也
士奇晚年溺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爲敗德事有蕭某鄉
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寄其子
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於是[illegible][illegible]益[illegible]
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對是故據其所爲以
此細之士奇 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illegible]其子之
惡者即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甚聞其及被
害者連奏其不法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父子士

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
今數十惡不可言　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若
病不能起　朝廷猶慰安之然致憂發病餘士奇終始
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頌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
高廟亦難安諫論翰林編修張姓者能直言至不能容然
爲山西蒲州學正例慶賀撰表
高廟閱之識其名見其表詞有曰天下有道又曰萬壽
無疆發怒曰此老還謗我以疆道二字疑之即差人逮
來引見日送法司問汝更何說張曰臣有一言說畢就死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

乃先聖孔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命謂臣誹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當強放去竟不問左右相謂曰數年以來纔見容此一人而已

文廟過江之日初即位欲詔示天下問姚廣孝舉代草者曰必須方孝孺召之數次不來以勢逼之不得已孝孺持斬衰而行見

文廟即命草詔乃擲於大哭曰將何爲詞勅左右禁其哭授以筆即投之地曰有死而已詔終不可草

文廟大怒以凌遲之刑刑之遂夷其族孝孺受業於宋

景濂其文章滂沛議論波瀾類東坡之才而忠義之氣凛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朝廷恩威赦其罪撫安之未必不從遂輕動舉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王師失利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闕下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舉兵以驥督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寇首惡人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戮無辜十數萬且以為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來東南擾

擾軍民疲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魁首亦不可得而還又有功陞秩平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與兵軍需所費萬萬不可計而陞秩之俸又萬萬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致有今日人以驥爲功之首不知爲罪之魁也

予在驗封日南陽郡守陳正倫考績來見西老道及予名西老欲一見陳公約予偕造予終不從自思此一見無他所足求知既而以事相關入閣問知其名曰詰良冬李黄孔目以祭人之文呈見予名哭曰我不識此人

異乎一見竟不往與王文正惡人造門者不同也

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爲異端同類有掛其象者即斥其非以爲名公鉅儒决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冢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疑必家廟問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象也不覺失笑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邪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爲其父作墓誌西楊却之不許固請辭益堅不得乃減金幣三分之一求于東楊即納而爲之稱許過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

之父先生不爲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爲墓碑雖未識其人以于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按狀而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復爲之以委督漕運而有行實功績可紀所以發揚之若佐無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于後世也吾何以金帛爲哉予因思唐之張說實毦崇之玩物而得之盛爲稱許之辭於碑盖有愧于西楊者也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事有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曰九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也已而卒斷于東楊灼然可行而

叢碍也每秋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錄重囚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假二楊先生次之西楊訊之未嘗决至不可了東陽一問即决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莫不嘆服

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同郡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决

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决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爲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訪詢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

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酧之若富者以十分爲率亦答其一二或坐法乞救或在早求薦必留意焉報者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于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謚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軻少年蹇滯老必通顯或首尾多艱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四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間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文皇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

于格君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恩天下之士不由已進退勅方面風
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璡
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
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
競之風大作以贓露者甚衆尋有以弊言者遂罷御史
知縣舉保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于二楊之門皆由其
操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
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相繼
而亡進退天下人才之權遂移于中官王振邪正倒植

矣　陳敬宗由翰林拜南京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望之者起敬嘗會食諸生稍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也或有所稟嚴于對君之禮然待諸生少恩病者必以爲詐務出而驗之因而亡者亦不恤也以故諸生一登仕途必遠之遇諸途若不識也徒悵恨而莫能自省對客善飲襄城伯重斯文或盛設延賓既罷必留敬宗再飲主至酩酊猶自儼然若未嘗飲者人皆服其量　何文淵守溫州時廉靜寡慾一郡大治當時漸守稱爲第一既而召爲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好事者爲之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之意以尚書主之

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後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交章乞起之召爲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餘權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迹已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固位柰何攻之者衆目爲奸邪而暴其情狀終于斥去不能留矣向使病去不出作郡清名必然傳後不失爲廉謹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羨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執之不行以此見忌洎予遷兵部若屬任其所行莫敢誰何克至顛踣而後已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語音宏亮丰姿厲厚望之者知是

享爵祿之器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譚之
不敢犯
宣廟知之嘗宴臣僚命伶人作懼內戲以笑之中錐愧
而不能免也一日關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
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
主上自言歟是翰林代草歟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
林先生果不虛妄且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爲人
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強咲容而已
吏部侍郎洪璵接人踈慢好褒貶人以才學自負大言
不慙自矜其高初爲主事督陜西邊稅而回見西楊學

士大言其設施之法西楊不考其實異之薦爲侍講經筵泊　吏部侍郎欽力薦與衆知不可莫敢抗既入吏部驕矜愈甚士林咸惡之以西楊在不敢攻及西楊沒遂謷謷得病而卒士之行已當自卓立不可倚恃他人之勢一旦失其所倚遂至如此可爲戒也

戶部尚書金濂初爲御史有聲自永樂以來巡按廣東者滿載而歸自濂去一毫不取廣人至今德之在陝西臬司亦出色用是累陞副都御史邊儲賴以充足後歸

京師奏對宏壯

上悵之拜刑部尚書頗號深刻福建盜起遂叅軍務往

平之加太子太保遷戶部然喜結權貴士林少之人以爲
奸則過矣但性精慤利欲求致精務充國課商皆微矣
民戎困弊亦不暇恤焉所學亦正言論風采動人操下
多暴怒僚屬不能堪大抵亦豪傑之士也
工部尚書周忱江西人初蘇松一帶稅粮有五六年未
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擧忱爲侍郎巡
任之忱爲人謙恭言若不出諸口謀慮深長一切破崖
岸爲之虛心訪問兼採衆論不一二年累欠數皆完羨
餘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賑恤歲凶無慮歲輸京師
之米甲於諸省朝廷每勞其能亦善於附勢中官王振

權重之官遴其地者無虚日人得其所欲釋子見造者
必往求之所獲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
納馬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山東參政鐵鉉初為五軍斷事奏對詳明
高廟嘉之字之曰鼎石凡法司有疑獄未决者必屬鉉
而成
文廟潛邸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
未成
高廟怒屬鉉鞫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
參政

文廟兵至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俟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而出戰

文廟被其窘甚知不能克乃棄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顧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倅分其躰至死詈聲方已後思忠烈不可撓者惟鉉一人而已平民有愧焉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某年雷擊奉天門殿鴟吻衆羣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覺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

爲瓜牙令以他事牽之陛前摔去球不知所謂見刑但
曰死訴
太祖太宗遂去解其躰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竟附順
子數順之罪順頗不安命繕流誦經度之振既得權喜
人趨附廷臣初不知數以徼讒見讁始懼兵部尚書徐
禧工部侍郎王佑儉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効勤
極盡諂媚之態遂宣言于衆曰吾輩以某物相送振遂
大喜以爲敬已待之甚厚且言振意不進見致禮者爲
慢已必得禍衆聞知益懼皆具禮進見從此以爲常初
惟府部院等大臣以後百執事俱行在外方面俱見之

當朝覲日大闢其門郡邑庶職能具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爲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爲拙以貪者爲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大息而已

宣德間吏部官屬多因請託而得蓋以承平之世官於此者享富貴尊榮人所羨慕故也正統初予以進士選驗封主事人以爲異初不知者疑其必有爲之先容者已而察知出于公道方審選時尚書郭璡侍郎鄭誠命予作詩以京米爲題予作七言八句一詩亦不知其何如也既又查在戶部觀政訪予平日爲人如何予不知

也命下之日予方悟其作詩之意有在但以孤寒之士與富貴氣象之人益㝠雖不相類予惟敬慎自持彼亦不敢慢焉文選郎中吳敬自重自高閣部官僚莫敢與之抗禮而效勤謟事者皆然予惟以正道接之不謟不慢久之反重予為人而見許焉予同司員外李源凡百專取利予見勢不可與較惟閉門看書而已源恣氣乘之予處之安然也而勢去却相親厚予亦處之如常予每自謂未必於已無益也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可有動心忍性之意且用此以予為好學而有手不釋卷之稱正孟子所謂不虞之譽也

宣德初學士楊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舉未盡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景泰初遂罷此例乃從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其才之高下為一帖御史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盡復增之其推用之時人皆不知命下令人傳報彼方驚喜王謂各官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自守不求知於人恥為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況其素行奔競者會舉方退其所舉之人已

預知之不待
命下而職位地方無不曉悉且又不知所舉之人才能
高下但以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舉之人官亦大
以此輿論不平及吏部自擢較短量長多慍輿論然各
舉所知本是良法若皆存薦賢爲國之心豈有不善但
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
于公道故也
景泰時少保于謙在兵部侍郎項文曜附之內議患其
黨此欲因事以關別用持正者任之會予被薦遂轉兵
部遷文曜於吏部後附何文淵言官劾其憸邪賴于謙

力保存之已而謙敵文曜卒見斥謫當時以文曜爲于
謙妾士林非笑之每朝待漏時文曜必附謙耳密言不
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部亦如是
王直先生一儒者于謙初甚尊敬之已而被文曜譖毀
以爲無用腐儒謙遂慢之謙初嘗謂予曰東王先生君
子儒也可敬可愛每經筵之處得連坐必與之相勸多
飲數杯及文曜轉吏部之後忽謂予曰吏部老者如何
不告歸予曰告幾次矣朝廷不允謙曰第無實意耳予
曰觀其意亦實謙曰果有實意病臥不起一兩月必放
歸矣予謂老先生至誠使之假臥必不肯爲後漸聞其

所諸之言方知謙之不敬王先生乃由此耳當時文雁
亦有代為之意謙知之未遂其謀也
天順初衆議薦予入內閣翰林黃諫即來見予曰恭喜
先生入閣予曰此何喜也諫曰何謂不喜予曰昔冦準
問王加佑外議如何對曰丈人早晚入相以我觀之不
如不相之愈也準曰如何曰丈人負天下之望即入相天
下以太平責之丈人自料君臣宰若魚之有水乎準深
服之以為高見遠識今雖無相猶以入閣為內相時事
如此入閣何為未見其可喜也
翰林院實儒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陳循之輩各舉

所私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貪鄙浮薄之
流無由而退曰
上欲將遍諭宣修須行推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
可居此托□疾遷其意願補外職貫乃書于
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遂翰林於
是爲之一清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曰起異謀學士王文與太監王
誠謀欲取襄王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病
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東宮僉謂
上皇子曰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

知之人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
其有異謀也又對衆曰今只請安東宮安知朝廷之
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旦早朝奏詞曰早選元良人
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爲其說于石亨章曰王文于謙
已遣人賫金符勅符取襄王世子去也即于十七日早
率兵入朝詣南城請
上皇復位其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驚其
出於石亨章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行拿數人掌兵者
其謀去
上皇中官吉祥將見賢白乎

太后傳勑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爲大逆姦惡
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曰于謙平日爲
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
此機而圖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
姧王文之初謀也況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
多非其罪乃曰臣等捨命奪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
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賂擅作威
福胥逞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禎
亦與進儁之謀特命入閣有禎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
專乃[illegible]未幾有禎亦爲亨所嫉而出之又

以爲天道好還不意今復遺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啖其左右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爲可易於是假以外僚陳奏謀易太子乃會文武群臣議其可否有執以爲不可者即以利害怵之無一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即以官僚兼秩付之閣下仕其所取文武大臣與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爲太保者十人名爵之濫一至于此惟賢等侍郎四五人不與一易之後人情悵然不平貪其利者揚揚自以爲榮幸不知識者已知其非善後之計已而天道一還盡

草無遺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不與者反有愧焉崇孝
相尋如此士之立身可不審也
景泰初予進上正本十策且乞留中朝夕省覽少助身
心之學不省竟發出越數日戶科給事中李侃因災異
上言近日李某所言有關
聖躬略不省覽無恐懼修德之實災異疊見殆由于懼
覽此奏却將予奏疏取入謄寫一本觀看禮部尚書胡
濙見之嘆息一日見予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
乃逐條爲前件以爲當留意行之本部尚書何文淵聞
之求稿一看曰忠鯁之言也少保于謙見之曰人所難

言者南京祭酒陳敬宗日開其題目知為至論矣後頒
君鑒于群臣予復採二十二君善行每君不過三四事
最切要者乞躬而行之景泰覧之亦不省曰此奏欲何
為中官王誠曰欲
上學此數君耳乃頒之但流于荒淫不復介意
士大夫行已交人不可不慎若徐有貞素行持公者少
而所交者亦然及其當道予輩持公以助之有貞遂改
前轍不復徇私其所交者猶以平昔素情望之多拂其
意遂以有貞為改常從而媒孼其短者甚衆向使素持
公道豈有此乎